

【牧野魂】大象/铜动物 量大从优

产品名称	【牧野魂】大象/铜动物 量大从优
公司名称	河南牧野魂青铜研发有限公司
价格	360.00/件
规格参数	类别:工艺礼品 材质:铜 造型:见实物
公司地址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	0373-2082666 15617180999

产品详情

类别	工艺礼品	材质	铜
造型	见实物	工艺	雕刻
纹饰图案	见实物	适用场所	办公、家居、宾馆/饭店、娱乐场所、政府机关、宗教庙宇、园林、广场、学校、展览馆、商场、机场、其他
制作方法	纯手工	加印LOGO	可以
包装	见实物	品牌	牧野魂
产品编号	电询	规格(长*宽*高)	电询
产地	河南	使用场合	广告促销、会议庆典、商务公关、答谢客户、开业典礼、节日庆祝、婚庆、生日、乔迁、家居摆挂件、招财用品、镇宅用品、纪念收藏品、其他
送礼对象	其他	是否提供加工定制	是

动物(站)			根据造型不同增加工艺费用
长cm	宽cm	高cm	出厂价格
16	8	12	188
22	11	17	356
30	14	23	662

48	23	37	1694
60	17	50	2436
动物（坐）		根据造型不同增加工艺费用	
长cm	宽cm	高cm	出厂价格
7.5	5	10	109
11.25	7	15	246
15.75	9	21	482
19.5	12	26	738
22.5	14	30	983
动物（卧）		根据造型不同增加工艺费用	
长cm	宽cm	高cm	出厂价格
11.4	4.218	6	85
19	7.03	10	237
26.6	10.64	14	474
38	18.24	20	1024
70	33.6	25	2357

河南牧野魂青铜研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新乡，牧野大战的发生地。在商朝末年纣王无道，西周武王起兵伐之，发生了举世闻名的牧野之战，牧野之战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新乡有牧野大地之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南牧野魂青铜研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设计、自主研发、雕塑铸造、一次性整体浇铸、精密铸造和制作施工能力的企业。公司拥有大型的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经验丰富的铸造行业的高级技师团队，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在新产品开发设计、艺术造型等方面与中国青铜铸造协会、中央美院、河南大学美术学院、河南省文化局多位著名艺术家亲临指导和设计。古为今用，不但重视中国青铜器原有的艺术风格，还继承了文物原有的艺术品味，在继承和发扬古老文化的同时，更进一步为新老客户开发新颖别致、富有创意的具有更大收藏价值的青铜工艺品。公司也承接来样加工，即只要客户提供相应的模型或照片，本厂即可加工出相应的产品。本公司主要从事以下几个方面青铜器的开发和生产：市政企事业单位园林雕塑、东西方人物铜雕、仿古青铜器、动物铜雕、青铜宝鼎、大型佛像、铜钟、香炉、各种文化工艺品及各种红、黄、青铜工艺品铸造，产品规格品种齐全，生产流程先进，工艺精湛。仿真青铜器、着旧等现代工艺品近300余种。悠悠中华5000年，古朴厚重的中国青铜器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国际国内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国青铜器已成为国内外宾客争相收藏的佳品。我公司开发许多的产品亦随之飘洋过海走遍了五大洲，并多次被作为国礼赠给国际友人。我公司坚持“顾客是上帝，诚信是根本”的宗旨，努力满足客户高品位的审美需求，用最优秀的作品、一流的质量提供最完善的服务。本厂诚邀各界人士选购收藏本厂产品，各地商家经销代理本厂产品。

青铜器（q ōng tǒng qì）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

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摸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物鉴定工作也融入了许多科技手段。诸如热释光、c14、能谱分析等等，科技手段在文物鉴定中的运用，为传统的目鉴比较法提供了新的参照信息。笔者结合能谱分析法，谈谈青铜器鉴定的体会。能谱分析，是将大量通过科学发掘和部分传世青铜器物作为标准器，将其元素含量按年代排序收集到数据库中，再将待鉴器物的元素含量数据与之对比，得出待鉴器物是否与标准器相符合的结论。秦以前(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是指在纯铜中加入锡、铅等金属，冶炼而成的合金。青铜器是用这种合金铸成的器物。当时称这种合金为“吉金”，因铜、锡、铅合金为金黄色，则铸造的器物被称作“金器”。青铜器分为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四类。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器物合金配比不同。在纯铜中加锡，是为了增加硬度和韧度，加铅是为了增加铜液的流动性。《周礼·考工记》中有：“……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金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是古人对青铜器合金比例的记载，现代科技的荧光能谱仪，对大量青铜标准器进行能谱分析，发现成熟稳定期的器物合金配比与古代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运用这种方法，科研人员采集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合金配比数据，总结出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当然我们不便在此将这些数据规律公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这种高科技手段，是可以把一些不符合合金配比规律或元素种类的伪器排除掉的。然而文物鉴定界，在对科学仪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意见分歧。有观点认为，使用科学仪器鉴定不够准确。理由是：如将古代青铜器残片融后再铸，其化学成分自然会与当时相符，仪器很难区分。另外，古代青铜残片融化后，原锈尽失，所铸器物即为金光闪闪之新器，需千年以上才可生成的器锈只能伪造。这时，就需要靠眼力和经验判断其真伪了。古代青铜器由于埋藏地下历史过于悠久，自然形成的铜锈往往有好几层。常常在贴骨处是黑锈，其上一层为红锈，再之上是绿或蓝锈。辨别铜锈的真伪，要看有无结晶斑。结晶斑是青铜器历经几千年变化，在器物某一点或多点上发生膨胀，造成底锈外翻，使器表绿锈面上，呈现出褐、红、黑相间的凸斑。迎光侧视，可见到细碎晶体光闪，此斑略高于器表，手摸有凸感。大者如钱币，小者如黄豆。而人工合成的假斑没有晶体光闪。如果器表有结晶斑，一定要认真鉴别此斑是否与器物一体，有些作伪者将真器上的结晶斑取下，再附到伪器上。这种伪器，即使做得再好，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俗话说，“砍的没有旋的圆”，由于铜锈结晶斑的生成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很难仿造得逼真。因此正确鉴别铜锈结晶斑，成为青铜器鉴定的有效方法之一。再结合器物造型、纹饰神韵、手头轻重、整体锈色等方面因素，就可以鉴别出青铜器物的真伪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文物鉴定工作中，以目鉴为主、科技仪器鉴定为辅，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人文内涵，因而对它的鉴定更多地要靠专业人员丰富的知识和实践阅历。但诸如青铜器合金比例、瓷器釉质元素成分、有无添加剂、以及书画的用纸、用墨、用色、印泥等等，所需数据则靠科技手段来测评获取，再经过专业人员综合分析，得出正确结论。所以目鉴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是文物鉴定的发展方向。

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又称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由张光直院士最早提出。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国内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属于甘肃马家窑文化。青铜器分成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三大类。铜器花纹是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先生为当代中国创立十大铜建筑，其中，灵隐铜殿、桂林铜塔、杭州雷峰塔及钱王铜殿，代表了中国现代铜艺术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由于青铜的熔点比较低，约为800℃，硬度高，为铜或锡的2倍多，所以容易融化和铸造成型。青铜时代初期，青铜器具比重较小，甚或以石器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逐步增加。自有了青铜器和随之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战役背景

商纣王统治下，政治腐败，刑罚残酷，连年用兵，贵族矛盾锐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西方属国——周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任用贤士，修德以倾商政，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

战役内容

牧野之战展开之前，文王采取政策，即政治上，积善行德，裕民富国。广招人才，发展生产；外交上，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准备过后，文王乘商主力远征东夷，果断地率领诸侯联军实施奔袭，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处于被动与恶势，善于做到奋正并用，予敌人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崩溃。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尚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衰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螟如螾，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牧野之战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

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姜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邢、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盟津之会后的两年中，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杀宰相比干、囚禁箕子，人民的不满无以复加，连太师、少师都抱乐器奔周。纣已众叛亲离、彻底孤立，伐纣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征伐！

公元前1046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鬻（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

孟津

（今河南孟州市南）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师作战。“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商朝灭亡。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无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战争结果

周文王于牧野大败商军，使商军数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周军乘胜追击。使商朝迅速灭亡。

意义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小邦周”一

战而胜“大邑商”，决非偶然。商纣暴虐，不得人心，内部反叛，成为商朝败亡的致命因素。商纣未能摆脱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顾此失彼，为周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卑事商纣，韬光养晦，暗图进取，政治攻势与军事蚕食相结合，夺得战略主动权。周武王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先发制人，达成战略进攻的突然性，终于一朝灭商。周人成功的谋略运用，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